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正存稿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邵敬修

集部四

清正存稿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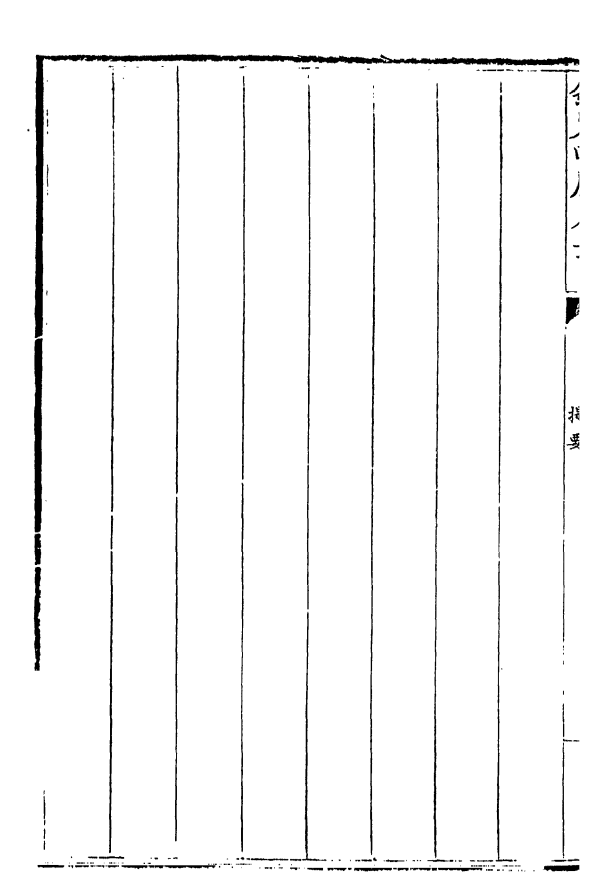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清正存稿六卷附録一卷宋徐鹿卿撰鹿卿字德夫號泉谷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以華文閣待制致仕卒謚清正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稿歷官對越集諸

書今俱散佚此本乃明萬歷中其十二世孫鑒巡按福建于家乘中搜輯刋行者也鹿卿博通經史居官廉約清峻多惠政凡所建白皆忠悃激發不少隱諱今觀是集如都城火則上封事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遷國子監主簿入對則陳洗凡陋賂勸懲等六事為太府少卿入對則言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諸事大抵真摯懇切深中當時積弊劉

克莊以董子之醇賈生之通許之雖標榜之詞不無稍過其實而純忠亮節無愧古人固非矯激以取名者所得而比擬矣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提要

清正存稿原序

按宋史理宗朝吾家蓋有兩名卿云一為泉谷公鹿卿以樞密使封豐城男一為矩山公經孫以學士封豐城伯二公當宋祚垂亡之秋適權奸柄國之際均不得有為於時然矩山公乃理宗末季或倦於勤故不得盡其言而泉谷公正當其壯年勵精之日其言猶得以自盡登嘗從家乘中見公年譜蓋自嘉定登第以後諸凡所關職守與國家大計無事而不言無言而不盡其最著

者若疏都城災而歸咎積陰之極刺其君之惑寵嬖溺
燕安觸犯忌諱旣言人之所不敢言其幹辦閫事也時
山寇日熾所與當事往還書論動中機宜以書生而談
軍旅之事又言人之所不能言至積强之敵積輕之楮
二者當時急務而人槩諉之無可為公獨奏之未已又
白之廟堂必欲起衰救弊于萬一又言人之所不及言
乃輪對二劄言尤激切至謂以越王勾踐之規模用今
日東南之天下庶乎其可使人主竦然動色則人之所

不可言者而亦言之其忠悃何篤摯也公之疏札固不止此而此其大者當時不免見忌至累乞祠而獨西山真先生與之契合其舉備獻納也則曰學術精深節操方正其辟知南安也則曰才識不羣强毅有立至謂求以答民望而寛時憂則示以吾黨道同志合之意語云道不同不相為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公于西山儻非其道之相為謀而何聲應氣求之若是哉葢公之從事于學也壯年嘗立青雲社約友朋輔仁于會文之外及

仕而教授南安訓諸弟子由濂洛以溯洙泗之源故公之立朝寧與逐客俱退而不與諂子同進其守制寧違審察之旨而不肯冒起復之名此其平日之所得于學問者深故其所契合于西山必有出於言語行事之上者在也世多訾儒者迂腐不適于用以公之儒而其言鑿鑿可用若此劉克莊稱其有董子之醇賈生之通信不誣矣嘗讀西山大學衍義見儒者經世之實用則其所取于公者豈徒迂腐云爾哉此公文字之可傳非區

區子弟之私盖於儒先之言信之也時覲叔以按閩過家命録出年譜中諸疏札將與矩山公集並刻以傳夫泉谷公欲為于猶可為之日故其言詳矩山公欲為于不可為之時故其言畧此前人一時之雙美也其並傳也固宜登忝遠裔竊願蠅附故述梗槩以引其端云徐即登拜手謹撰

清正存稿原序

清正存稿卷一　　宋　徐鹿卿　撰

奏劄

四年丁酉六月輪對第一劄

臣寔遠孤蹤材能譾薄遭逢明聖擢寘班聯犛綍至情每恨無因借玉陛方寸地一吐之茲因賜對獲望清光不敢摭拾細微以應故事請以關於理亂之大者為陛下告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

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心之怒矣夫天人相因疑怒相生察諸近而遠者明求諸顯而幽者驗惟有眞實一心可以對越可以感動而毫髪之人為不預焉乃五月辛未星文見異壬申回祿延災兩日之間京城煨燼者十之七矣陛下居至尊操勢利莫愛於宗戚而邸第焚莫急於財貨而帑藏竭莫大於都邑而生聚空以其至親至近者猶不能庇而全之則夫疎且遠者將何恃矣方其煙炎張空浩如怒濤疾風之不可

御陛下曾目擊之乎斯人倉皇駭竄斃於熏灼斃於顛踣斃於饑餓者不可勝數其幸而存者呼號之聲憔悴之色可憫可痛陛下曾得所聞乎蒼蒼者天不可推測所可知者人心而已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而三變為尤大辛卯之災上及宗廟人謂權臣專擅之應也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委重於是乎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焉三京之敗流毒至今人以為諸臣狂易之致也顧乃委曲諱護

越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又警之以震雷之威焉明禋之異上下失色人以為變理非人之咎也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天之仁愛國家何其至哉本朝以火德王今一陰方生而有此大異正由陰盛陽微而火失其性故也懷疑者衆陛下亦知乎恭惟寧宗皇帝以恭儉仁厚之德祈天永命享國久長薄海内外皆得蒙被安靜和平之福火之作也廹於開

元陽德之宮而獨不燬豈非天以此彰我寧考之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者此也陛下之大寶位得之於天而受之於寧考天資孝友豈有他哉一宗藩之無祀豈必謂其真能為伯有之厲然故宮遺址火實始焉衆心之所疑者此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當四郊多壘之時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重疑者此也近親懿戚人頗議其干請之數其有其無陛下知之臣不知也然火

之自西而東越兩河而徑趨之若有所嚮導然衆心之所以愈疑者此也雖然是亦姑舉其迹之最著者爾非獨四疑又有三謗羣臣孰言之陛下孰聞之矣徒以為罷行論建必出外庭未嘗謀之私昵也進退除授必出宰揆未嘗決之他人也機務親覽宵旰忘勞經史講論寒暑不輟未嘗過佚於深宮内廷也是三謗者非獨陛下之心臣則知之而天下未之知也蘇軾有言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臣請畧言其疑似之跡

而陛下試察之政令出於外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出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名曰白簡閒煩節帖此所以來天下之謗也又聞市巷之言往時權勢子弟置局行都內以結左右之揄揚外以覘朝廷之動息然猶不過典以輿皂給以私錢今則方面效尤率多置局而以其徒主之名曰通中外之情實以行囑託之計朝廷每有科降不復津發率樁留以供費陛下捐生民膏血以予之所望謂何而忍如此用之乎毋謂已

去而無是事也至如飲食藥餌之物出於敵國者相銜而至輦轂陛下以為此安從而得之以吾寶貨易彼糞壤而藉手以行其私更化以來宰執不受餽矣臺諫不受餽矣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令未出而彼已知之每一議論意未決而彼已聞之向使有賂而無效則雖賂亦將不再其應如影響是以方來而無窮況蹊徑一開則他時因徼而入緣形以出有不勝其慮者此皆非陛下本意而謪者謂陛下實容之不知何苦

為此曹受誚哉臣以為不塞交通之路則天下之謗不
解此天之所以怒也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
已有謂某為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脗合者
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睿旨之丁寧某出於御批
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
錙銖之益歿乃論定策之功先皇與子孰得貪天私家
謏述豈能傳信是果出於聖意乎抑有為之地乎潛邸
外姻他豈不可以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

强敵在境此為何時風寒廹身此為何地是果以才選乎抑姑為人擇官乎利在他人而謗歸君父乃重於絶私謁而輕于受謗讟也頗聞聖意亦厭其煩以杜衍不可告之者正自不少然臣以為不盡杜僥倖之門則天下之謗不解此天之所以怒也佚樂不足以奪憂勤是矣自有識言之蓋曰陛下不知濡首之可戒則無旨酒之箴矣不知女德之無極則不復日近儒生矣自小人言之但見邊風孔棘而增置妃嬪之閤錫宴雖罷而未

輟排當之常一二舉動未免有以實人言一實足以證百虛是以觀聽懷疑羣議交集夫操網罟而謂之非漁不如捐網罟而使人自信然則豈無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入宮掖以啟天下之疑者乎臣以為不絕逸慾之媒則天下之謗不解此天之所以怒也夫因疑生謗因謗生怒天之怒即人之怒也姬旦之告成王曰小人或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欲回天意則凡羣言之所止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必痛自刻勵痛自奮發由

自本自根之地以至於宫掖朝廷凡可以絶夫人之疑謗者首圖而速改之而又以發强濟寛容之德更以篤實充輝光之美以懇恻應文貌之勝尊天命而抑私恩務力行而簡議論論事剴切者必召封駁不回者必留緘默苟容者必汰闒茸不才者必斥支傾補弊之策必講權宜救急之術必行天下方以此望陛下苟一旦奮然斷自聖志而力行之則孰不歌舞聖德而忘其憂人心説而天意解矣不然避殿减膳之虚文不足以信天下

之心捐金子粟之小惠不足以釋都民之怨賢者相與引去而持禄固位者皆臨事不可倚仗之人也臣觀火勢熾烈之時官吏軍民幾于束手而坐視萬一天怒未息其禍更有甚於此者亦將若是而已臣既憂斯民之無所恃復憂陛下之無所恃矣興言及此疾首痛心惟陛下哀其忠赦其愚而曲留聖心焉不勝四海生民之幸取進止

貼黄臣又聞難得者機易失者時轉移天下之大勢者

存乎善應之而已陛下即位以來機之至者屢矣權相之淪謝是一機也而不能應明堂之罷相亦一機也而不能應今又一機矣謂宜不終日之間必有大黜陟以謝天戒大更革以慰人心大悔悟以來直言顧乃不能無遲回黽勉之意何哉豈其謂高高者真不足畏耶夫機會之來斯民莫不傾耳注目以徯作新之政感孚之速惟此時為然一德意之美可使淄青軍士投戈而效順一詔旨之布可使武夫健將踈動而感泣一舉措之

宜可使王承宗斂手而削地一任用之當可使遼人不敢生事而開邊廛之少緩則頹墮委靡無復振起之理矣辰去速而求遲機一往而不返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取進止

第二劄

臣既以天人相因之理控露於前矣而其切於時事者有六請條列而繼言之一曰洗凡陋以起事功大抵危急之證非平緩之藥所可救療敗壞之局非尋常之著

所能扶持粤自金人傾危强隣熾焰滅國者十數稱兵者幾年中原遺黎殆無噍類而後駸駸及我蜀敗襄失荆危淮孤而内憂近患又捷出而乗之臣意此一氣數自北而南非大有以回天心而繫民志是乃禍亂之始也柰之何規模不立於朝廷威命不行於邊圉志氣不一於中外號令不信於軍民處處國百里之時而襲累朝全盛之儀文當禍至無日之機而守承平無事之程度以文法相蒙蔽以空言示作新費有限之光陰役無

涯之細務平時失於經畫遇事必至張皇臣以為陛下
當講求軍國之大政而專意于委任責成大臣當清中
書之務而專意於憂邊思職必有以長駕遠撫而收豪
傑之用防微杜漸而絕禍亂之原毋以旁出之門户廢
紀綱毋以和戰之矛盾妨實政置節用一司以少紓目
前之急通救楮之權而勿泥書生之談王畿瓦礫之場
若之何而鎮安上流脊膂之地若之何而葺理皇皇汲
汲盡心力而為之用草創之規為救急之術則人心改

觀而事功可集矣二曰昭勸懲以收主柄夫人之所以奔走天下者惟賞與罰耳大權在已而不能用何以使天下之聽命哉日者入洛之師縱未忍誅王恢而戮馬謖亦宜报之荒裔侯經赦宥然後議功使過庶幾名正言順未至全廢勸懲令乃一切不問是司寇始失刑也京襄之失亦宜重加竄殛而容諭其手足之親責令勉立功名然後抗章自贖猶可少塞公論令乃甫從薄罰無故放還是司寇再失刑也去歲邊騎長驅如入無人

之境其視攻郢而弗救取薛陵而弗知者果何以異縱欲宥過而責後效豈應無功而受厚賞今則例皆增秩進職矣是司勳復濫賞也萬一更舉淮而棄之亦將以是待之乎豈有擅作威作福之權乃惴惴焉待其臣如驕子而可以用吾國也臣願陛下以齊威王之振厲者自勉而毋以唐德宗之姑息自安也三曰清班署以儲實才夫鴛行鷺序世之所甚重也以臣觀之州縣一命之微其才否無不立見至於登朝則閒曹居半悠悠唯

唯皆可累日而序遷其初本欲以儲才其獘亦足以藏拙臣之不肖亦拙者之一也故欲作興人才必自班行始昔太宗皇帝嘗謂多士盈朝欲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今平居進用則常患于無缺及臨事任使則又苦於乏才非其人而强使之適足以敗吾事臣以為宜於班行中當留若干缺而以堪將帥練邊事理繁劇通財計專立四科命内外之臣公舉所知條其已試之效各以名聞中書置籍登載併記舉主姓名隨

其資歷淺深以所留之缺取所舉最多者充之其已立朝而可備此選者亦預焉遇有事任則取因薦而拔擢者遣之功過之大者舉主同其賞罰前者既去後者復來取之不窮而用之無盡陛下萬幾之暇時索一籍以觀其進退則所儲皆可用之才矣四曰重輔郡以蔽都邑夫千金之家猶知重門複壁以自衛況都邑乎兩浙諸郡都邑之門壁也而兵備單弱春秋教閱操敝竹以為弓揭腐繒以為旗老弱雜陳真同兒戲加之財計空

乏莫能疎通臣試以所知者言之聞之大農嘉禾一郡歲輸之數為緡錢二十五萬既以匱告而寛減三萬矣又請止輸一十九萬使此數登足猶之可也而兩年之間凡虧一十五萬則一歲之輸不及元額之半今復以麾壘寵舊臣之子不知其能辦集否也縱不為一郡計獨不為都邑計乎頃年盜起三衢常山之豪頗常效力功賞既濫又或不均甚至以土人往本里之闕彼此相形近遂交鬬州郡茍幸平靜豈暇更為遠圖渲根伏藏

久且潰决萬一邊陲警而肘腋之變復生何以待之凡如此類臣以為當妙選賢牧整葺敗壞攝伏姦萌庶幾手足可以扞頭目而內憂不作矣五曰因閩越之舟師以防海紹興金人之入侵也分兵為三而一由海道然先一歲已諜知之而命李寶屯江陰矣今賊婦久於海上其為覘詢商簡者甚衆安知不出於昔之故智乎紹興諜而知之知而備之故能先其未發而伐其謀今既不能知亦不能備萬一敵以重兵綴江淮以舟師趨兩

浙本根震則枝葉不能自立矣竊見福建浙東歲調沓船分戍顧逕吳江等八處而總之許浦都統司以防海也其錢糧則朝廷科降下平江支散近年糧降不時人不堪命於是調發之始船户率非正名多用小船展拓以應尺度而水手亦皆浮浪之徒非逃即潰問其舟則閣淺矣沒水矣其部轄將校與都統司軍吏通同為欺一遇點集則旋僱民船篙手以充之點名甫罷旋復星散而軍吏與游手之應名而未去者因得竊錢糧而瓜

分之戎帥昏庸蔽而不察徒有供億之費而無禦備之功今宜作急行下兩路應今歲當次番船並要正身管押如敢承襲僱替守令重行鐫降吏胥並從軍法仍先科降合支之數候兵船之至委本州倅貳按月支散而以郡守察之都統司任總轄之責而錢糧不預焉比之旋行創置者力省而功倍矣又聞紹興樞臣葉義問建言沿海土豪諳海道之險仰海食之利皆能役使船户請於沿海要處置寨以土豪為寨主而自統之與官軍

相犄角若假以名目激犒而使之亦可行之一策也六曰合東南之全力以守江夫上流重地既已破壞則江面濶逺節節皆合關防羊祜有言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智者不能為謀矣况閩襄江船筏如織邊帥之力豈能一一分布宜思有以助之臣以為當委江廣湖南福建帥臣於内郡禁軍額内十選其三就帥司一處團結訓練委憲臣於郡弓手土兵額内十選其三就憲司一處團結訓練各擇將以統之其

月糧文券皆各州各縣自行措置逐月解發以八月召
集至二月散遣警急則從密院調遣以爲托裏之助時
事方殷非内外併力而爲之使盜闖門庭則堂室無獨
全之理矣臣前篇之説其本也後篇所條其事也本立
則事立矣夫棟宇將焚而顔色不變者孔斌之所以深
憂薪火未燃而安寢自如者賈誼之所爲痛哭臣之過
計竊比二臣儻沐採其一得之愚天下幸甚

都城災應詔上封事

竊覩回禄煽災上延宗廟中外臣子莫不痛心臣螻蟻微生至為猥賤然有懷不吐實負明時臣聞最易回者天之心最易感者民之心最不可欺者巳之心人主欲自知其過惟求諸巳心而巳巳心無愧則天心之怒一旦可回人心之怨一息可解不然徇虛文應故事心可欺乎天人可欺乎臣恭惟皇帝陛下臨御宇内于今八年踐祚之初天下習聞仁聖之德翹首企足以為太平之期期月可致信能日加警惕不移初心則積而至於

今日縱未大治亦宜小康曾未幾時而羣妖衆異層見疊出是果何自而來哉以臣觀之大抵皆陰氣之應星隕地震疾風甚雨是陰類也丁亥浙西之水巳丑浙東之水今歲江湖兩淮之水城邑為壑生理一空無辜之民葬魚腹者幾千十百是陰類也寇發江西延及甌閩湖廣刀鋸之慘原野為腥流離之苦過者掩泣環數千里莾為丘墟饑疫乘之幾無噍類甚至畿輔之近一夫唱亂至煩王旅曠日未平豈所以令衆庶見哉是陰類

也綱常名分日以凌遲監司守臣可戕可逐借曰撫馭乖方悉其自取然習慣為常後患未已是無紀綱矣是無朝廷威令矣篳門圭竇之人皆凌其上而為長者常凛焉有不可一朝居之意狂者妄作以速禍謬者沽恩以求全甚至姦盜之徒敢干禁衛果何等氣象乎是陰類也去歲之秋隕霜殺粟而甌粤之民饑今歲之夏水潦騰溢而江湖淮浙之民饑來歲餓殍之多已可預見是陰類也山東强敵本為向者匱吾國力以豢養之失

既在前不必深論至乃揚聲鼓衆侵犯王畧吝幸其送死所損已多而任事之臣功未就而釁已啟方來之憂伏於意外是陰類也西蜀闚隘目為天險敵兵突如其來猶踐平地守土者竄執制閫者倉皇人情洶洶未知所底是陰類也陰既極矣火不勝矣於是鬱攸之警所至多然至於輦轂其禍尤熾累朝文物化為灰埃官府民居空存瓦礫固已甚可駭矣矧乃廟祏之尊四海所託聽其自燬責必有歸宫庭目擊陛下能自安乎潭府獨

存大臣能自安乎百官見之能自安乎士民過之能自安乎臣以為此亦陰氣之致也竊惟本朝盛德在火今桒陰之氣積鬱散漫火失其性奔迸四出正如虛憊之人元氣不充手足厥冷臟腑宣泄而浮陽上攻氣血妄行庸醫不察復投冷劑則危亡之至將不旋踵可不懼哉人有常言不知其形視其影今自影而觀天妖地妖陰也叛兵悍將陰也夷狄盜賊陰也積陰之沴其極至此臣不敢厚誣君父以為不知所以用心然竊意剛不

勝柔理不勝情必有以陰召陰者宫闈之隱風化所關后妾之分同於冠屨邇日所進舉國譁然並后之端有識過慮使其素無他議猶之可也既嘗有意選求而中止矣揆之人情寧無怏怏今長秋正位命出慈闈播告四方大分已定而素懐怏怏之人乃已黜而復進寵命之驟聖意可占駸駸得志能無求快所欲乎事一至此雖陛下聰明特出亦或難處矣古者内廷之選多良家女蓋有深意竊聆日者里巷之賤亦或備數宫掖此等

何知禮訓徒務爭妍溺志蕩心無所不至臣是以疑此乃召陰之本也出入起居在於必欽飲食燕樂期於有節道路之言多以為陛下聽覽之勤奪於閑逸之樂道義之味移于遊燕之娛闕庭萬里無由盡知一有似之此亦召陰之本也陛下一念之陰或不自覺而凡陰之屬以類而應臺諫之職取其能犯不避而效鷹犬之役世無賢不肖舉以凶德目之陛下亦槩乎有聞矣然將去復留欲進復退不害其為得志也將帥之臣取其桀

懦易與而可以頤指使令盜賊縱横而出者無功邉鄙
聳動而戰者無功京城煨燼而守者無功然以敗為勝
者反得美官見焚不救者歸過其下不害其為進身也
內而公卿侍從外而秉麾持節則大半取其能供苞苴
以快耳目之欲一小人之根不去而衆小人之枝葉實
繁散布於州縣者多戕賊基本之人黨連於要路者多
斲削元氣之輩清議所擊如罔聞知不害其為固位也
向使陛下以陽剛為德以正健為心則不應變故之生

一至於此今積陰之證徧滿宇內姦雄敵國陰窺潛伺抵掌跳梁幸我之弗儆弗悟以為得志乃復悠悠泛泛不思所以塞其幸禍之心此非投以冷劑乎雖然是可憂也亦不足憂也天下之事非陰即陽一念之失陰之端也轉而善則陽矣一事之非陰之萌也轉而是則陽矣是故處變故之極而悔心生乃修身進德之機乘憂危之至而勉心生乃轉禍為福之機陛下如求有以勝陰氣素服哭廟未足言也減膳避殿未足言也施舍已

責未足言也如其止於此也揆之於心能無歉乎儻以是為未足則當自一心始當自一身始當自一家始天下之所以過疑陛下者謂其惑於寵嬖也謂其溺於燕私也謂其知小人而不去也陛下内省於心果有是乎有而弗改是未悔也是未勉也陛下試静觀黙察今之時果何如時耶天之仁愛國家昭昭示告者可謂至矣民之戹於下以為可相者舉之取其能負荷艱危而毋取其具員充位陛下不欺於心大臣不欺於君臣荷美

名君都顯號此又轉陰為陽之大機亦天之所甚望也不然策免三公徒從漢制營求肖象未契天心則彼進此退政未足為輕重耳臣狂瞽妄言罪當萬坐使臣言用而身危則利在天下罪在一身無所尤怨不然天下皆未知所以託身之所於臣何有哉

五月視朝轉對劄子

臣聞二三大臣之心協於一而後百官萬民之心定於一上下之心不一而求以濟事無是理也陛下憂時望

治竝用二相而命元老大臣總其綱豈不以大厦非一木之支涇舟頼烝徒之楫相之嚴不可無吉之寬房之謀不可無杜之斷療急證扶敗局法當如是也然同寅協恭則雖十六相而不害其衆召奭徵不悦則周公旦深病之何則此心苟協則守一等規模行一等議論立一等政事用一等人才事之合於理者無往而不獲其志也事之乖於理者無往而得遂其私也人心其有不定乎否則乖離暌隔不合不公弗得逞於東者必趨於

西無所投於甲者必赴於乙彼罷而此行之彼用而此舍之彼信而此疑之在上者莫適任患在下者莫知適從祇見其紛紛爾今大臣皆天下之選必將同心同德以仰副陛下責望之意而臣於是時顧以非才冒萬寀旅爰助之切其能已于言乎臣之所欲言者三一曰定意嚮以立規模今世之患莫大於疲精力於無益之常程而不明軍國之大計壞紀綱於因循之弊例而不守祖宗之成法無不測之賞罰以聳動衆聽無堅凝之力

量以消沮羣疑隨事酬應而已未聞思所以待事變之來數日支持而已未嘗思所以惜日力之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稷契臯陶並生於世臣知其不能轉危而安也今莫若昭示意嚮改易塗轍去繁重而就簡便破拘攣而事軒豁協心一力取其大且急者汲汲而共圖之兵胡為而可强財胡為而可裕民胡為而可安進而訏謨者此一心退而推行者亦此一心如推車馬志于車之可行足矣如和羮焉志於鹽梅相成足矣曹掾

當房之事毋使互有侵越而後可以貫始末已經判決之事毋得轉而之他而後可以免異同按而行之國事其有濟乎二曰明好惡以儲才望夫時事艱危非人莫濟而今之人物耿然矣宿老耆儒星稀雲散僅有一袁甫而天復奪之昔張商英卒陳瓘歎傷以為人望已絶以今揆昔能勿懼乎邇日以來班著蕭索稍負清望者多納屨引去之意名為有志者無彈冠願仕之心中外之情睽異若此外夷敵國其謂何哉夫端臣良士譬諸

麒麟鳳凰雖若不切於用一旦出而鳴朝陽遊郊藪則藹然為太平之嘉瑞不然則狐狸夜號鴟鴞晝舞果何等景象乎臣嘗以為班行之額當以其半待清修忠讜之彦以强吾國之精神而勿疑其迂復以其半處卓犖才智之士以效奔走之筋力而毋責其細公權度去町畦苟賢矣不必以為某之黨與而疎之苟不才矣不必以為已之親故而私之如此則真才聚於本朝而緩急無乏使之憂矣三曰謹操柄以尊朝廷夫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人主之所以鼓舞天下者恃有此爾故豆區釜鍾之舉惡其市恩於私室禮樂征伐之權病其軼出於諸侯而近時太阿倒持朝綱不振舉高官美職以予人而方且搖手而不顧恃鹽鈔茶引以為命而奪於私販之盛行臣不敢縷瀆姑舉辟差一事言之上自臺閣下至偏州不拘可辟之地不問合辟之缺例多選辟有諸郡守倅前政未上而已辟後政者矣有本無員額而請置添差以充辟缺者矣銓曹之差注多遠次而受辟者

卒先期而赴朝廷之除擢多終滿而得辟者止歳月之
間從仕四方之人但見其長之足以軒輊乎我也往往
皆有輕視王朝之心非所以安衆志而隆主威也陛下
嘗思周末陪臣所以效死於私家者乎嘗思六國豪傑
所以聚會于四公子之門者乎威權下移浸不可長而
其從違可否之權則在上而不在下臣請除三邊外其
餘州郡宜下吏部刷其合辟之缺上之中書凡以辟書
來上者先與批注係與不係辟缺方可為之啟擬其近

年創缺而辟者倏見任人滿竝行罷廢大臣同守公法毋狥私情則名器重而王室尊矣夫規模不立則無以為依據之地人才不富則無以備緩急之用朝廷不尊則無以成運掉之勢此三者真中書之務也古語有之同舟而遇風波則胡越可使如左右手今之風濤惡矣輔弼大臣之心一而後天下之心莫敢不一理亂存亡之機視此而已可不共思所以體承君父之意乎不然一國三公詩人所刺政出多門君子所譏豈陛下之望

哉亦豈四海臣民之望哉惟陛下深詔大臣而亟圖之

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饑民劄

臣聞孟軻之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臣謬以匪才蒙恩將漕其為牧也大矣忍於視其死而不求其所當求是為負民未嘗求焉而逆料其不得是為負國臣職守所在敢冒昧而一言之臣入境以來仰體聖朝任使之意周行原隰自南

康池陽太平以達于建康凡歷四郡所至延見士民咨詢利害而足跡之所未及者亦博加採聽其病民之事固非一端然最以歲事不登粒直翔踴為大苦歲入既虧而淮民又聚食於江南加之剽掠焚蕩時時竊發目下米一斛廉者六七十千高者至百餘千流離殍死氣象蕭然客販不通而常平義倉之積無幾等第人户皆已應令和糴贏羨不多雖見行勸分未有可恃所至勸令種麥亦且未保收成此去來歲早熟尚是半年中户

已皆有轉壑之慮下户可知矣臣昨以充員宰旅備知

國力有限然誤當陛下委寄芻牧之求責實在臣竊照

嘉定八年民之憔悴未如今日之甚朝廷爲捐建康府

轉般倉平江府百萬倉米三十二萬石及度牒一百道

會子十萬貫凖糴二十萬石通爲五十萬石又爲之蠲

租已責變糴爲濟凡可以救民命者無不爲也今固不

敢以此望之朝廷譬猶父母之於子雖旦旦焉饔粥不

給之慮然慈愛之情忍食而遺其子乎臣按本路九州

四十三縣大體皆歉而輕重亦自不同有早禾及分而
晚稻不收者有高田甚旱而圩田就熟者今縱未能槩
行賑恤亦當擇其甚者略思所以接濟之策以示聖朝
當財計窘促之日猶未忍頃刻而忘吾民浙西兩淮湖
南北之米既無可仰惟江西一路差稔雖朝廷和糴數
多豈無尚可通融臣愚欲乞聖慈軫念一方之民特賜
睿旨下封樁庫科撥十八界新會一百萬貫下本路為
糴本令臣與諸司公共商議一路合濟者幾郡而郡之

合濟者幾縣一縣合濟者幾鄉而鄉之合濟者幾户其旱勢稍輕者不與焉却以本錢分撥下各郡委官往江西路照時價收糴米斛候到減原價三分之一專一分場糴與下户將來除谿船脚等費及所減一分價錢外却將糴到錢據實數拘收樁還朝廷如此則所損不多可以助勸分之所不及投醪割炙恩雖微而用意則厚是亦維繫人心之一端也如蒙特賜俞允即乞速降指揮施行仍降付尚書省劄下本路諸司公共相度依嘉

定八年例分州措置及劄江西安撫轉運司行下所屬州縣照應收糴通放仍免所過商稅須至奏聞者

壬子聚講癸丑論政府制國用并乞釐正檢正官名劄

臣恭覩皇帝陛下宵旰圖回奎壁絢爛特以兵財二事分委執事專任其責王言惟作命始而絲繼而綸繼而綍其孰敢以為不然哉然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惟當公聽竝觀去非取是求歸於至當而力行之何至似作

似輟似疑似信日復一日而徒浮議之䘏哉兵者臣之所未學固不敢言至於財用臣雖不知斡旋變通之術若夫成憲所存大體所關則考之經史得之師友亦嘗聞其略矣請試言之而明主擇焉祖宗盛時掌財特有司之事曰鹽鐵曰户部曰度支是為三司為三司使有聲績然後登之政府今之版曹蓋三司之職也特茶鹽隸之尚省而已建炎雖嘗以副樞兼領户部財賦乾道亦以執政同知國用事然體統之在宰臣自若也今以

版曹提領亦三司之遺法然以戶掌財其來已久源流於周之六典分列於今之六部總而為省之六房嚴而為台之六察而戶房所掌特科撥和糴及拘覈出入之事於生財乎無預以為奪都司之權者非也昔者以三司總國計則戶房自屬於尚省今若併尚戶而入專局則尚省止存於五房揆之舊制徽有牴牾臣愚以為封樁庫如激賞庫如安邊庫如豐儲倉如務場如鹽稟皆可以總其事而歸專局惟戶房不當出省此妄議之一

也不置局是也然既增參詳又增檢閱三省清嚴之地
而與卒皂隸紛雜其間恐非所以重朝著故不置局則
責任不專置局而不公於朝堂則體統不順且法有改
更利有取予若議論區處於本局而後請筆於宰臣萬
一宰臣以為不可而又議焉豈不成鄭重臣愚以為欲其專
一則置局以處官吏亦未為害凡拘催財賦常行文書
自從各司各局分治其目擬審請筆一如執政之所條
奏至於更革廢置則提領官時一至都省白其所以然

而宰臣執政公議之蓋宰相不當屑預者其繁而無不當問者其要如是而後體統不分事宜適當此妄議之二也乃若官屬一事則版曹自有版曹之屬庫務自有庫務之官而宰司則惟書擬户房之屬一員爾因版曹郎官五員以掌版曹之財因書擬户房之官一員以掌朝廷之財去其不善言利者而擇善言利者易置之各立限界不相侵越提領通治之執政審處之而宰相裁其當如是足矣惟茶鹽一案當命專檢閲之員更合增

置無可疑者此妄議之三也大抵臣之為説初不悖於
執政之説特欲大議公於都省而不徒請筆於專局擬
審置之後置局以專行移而不使人徒雜處於朝廷之
間因省部之官屬以分治省部之財賦而不必多增員
數提舉官通領三司之事而不害時至都省户房還歸
左右司而吏不入專局茶鹽別委專官而宰掾不必兼
領朝廷户房各任其事而財賦毋得交混三者其綱領
而七者其條目也如是則體統合職任專然後以出入

之大數較每歲之盈虧以為各司之殿最而賞罰行焉
聖君有命雷動風行決無反汗之理彼泛然之議何足
問哉臣猥以菲才蒙恩兼組右選雖不當自附於論思
獻納之列然使有懷不盡非臣所以忠於君父之意也
書生之見何足仰裨聰明可則行之否則舍之是關國
體臣何形迹之嫌哉冒瀆天威惟聖明裁赦
貼黄臣又聞中書造命之地熈寧間始置檢正五房公
事一員欲以檢柅稽違糾正闕失審重於出令之初而

無待乎給舍之封駁臺諫之論列也至於近年不行本職凡中書之事自勅庫斷案稽考奏鈔之外餘皆不得而問問其官則曰中書後省之屬也問其職則曰書擬尚户財賦也名與實乖官與事異名不正則言不順無甚於此竊嘗深求其故良由中間柄臣志在獨運自任胸臆不使掾屬得議其是非檢正既無職守因分尚户以寄之然名在中書門下而職在尚省可乎且尚省有六房所以絜六部之綱也移其一而他屬可乎今左右

司共為三員分領諸房臣竊以為户上房書擬亦當併歸尚省却於左右司中擇通於財計者一人領之而檢正專總中書六房之事以正命令之源以考違滯之失與給舍相為表裏叶神祖建官之初意正名責實於體為順兼臣待罪宰掾又攝銓曹不幸而有犬馬之疾自揆一身不足兼兩劇欲乞睿慈先正檢正之名使行檢正之職别擇材俊共扶紀綱仍令臣免兼檢正職事庶得專意銓衡以報陛下拔擢任使之恩伏乞睿照

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内引壬子入國門是日内

引奏劄

臣𢆯質不靈天分素薄頃由班綴出守吴門病不敢前控辭再四忽蒙陛下親灑宸翰命宰臣諭旨勉督使行臣感激異恩期以死報踰年支拄幸勉曠瘝聖度如天復加召擢丐歸不遂再得入覲清光臣之幸也粤自言路宏開一時忠臣良士𨱆然競振朝陽之響昇平氣象指日可俟臣尚何言謹摭其關於大計之最切者為陛

下告臣聞天下有睽心人主當主之以一天下有動勢人主當鎮之以靜蓋人心國勢相為表裏睽則必動動則愈睽凡欲動人之國者必先有以睽其心而揺之使上下擾焉不寧然後吾之計行而徐制於其後此安危之幾不可忽也古之聖王所以先萬物而立於獨斡千變而執其樞者惟靜惟一而已故能因其未睽而使之合察其將動而使之定事變之紛來者無窮而吾心之靜一者自若此通變使民之妙窮神知化之本也不然

天下有睽心吾又從而揺之天下有動勢吾又從而激之以睽心而乘動勢國其殆哉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髙出古昔道徳學問比隆帝王臨御二十四年事之幾微無不燭人之情偽無不知静一之天存於中者逺矣然臣不知隱諸聖心以今為何如時耶人常言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讐今天下之心睽已乆矣陛下所自當兢惕而恐懼者矣古人立國之道非徒旦旦焉號於人曰吾以此為局面而已譬諸一枰之上有是局必有

是著路路有生殺著著有成敗苟專執成敗之虛言而急政要務元無定算大綱小紀務詳法畧則凡古人所以竭其心思而為不搖不拔之本者皆廢不講又取已成之法而壞之幾於蕩然無綱紀文章矣空枰僅存實莫知所以下著之處乃指此為可以久而不變之道無是理也是必以靜一立基本以著數實局面使暌者自合動者自定則斡世變之用在我矣端憪以前不必深論試以淳祐數年間觀之甲辰改紀之初陛下獨觀昭

曠與神為謀振起墜地之綱常散壞盤固之黨與積二十年靜一之功而見諸用上對天心下符人望此所謂動以天而無妄者也夫是以人無睽心國無動勢精神奮發脉絡翕合曾未一年生事之徒迎其睽而揺動之陛下苟有以主而鎮之則睽者合動者息矣而陛下之心似亦不免與之俱動是以紛紛至於此也且夫宰執臺諫乃人主所與綱維世道以共成凝合鎮定之功者也一旦變宗祖成制創為二府分主兵財之説以奪宰

相之權而速其睽衆君子不察亦合從而和之不思宰相動則局面揺此不過為傾宰相計非為公家忠計也今其效可觀矣使當是時宰相納履而去豈不偉然大臣之體哉宜去不去卒至於逐一動不已以至屢動動則生睽於是二三大臣之心俱睽同堂之濟濟之風舉朝有黨比之疑甲辰乙巳之局至是幾散此固旁觀窺晲者之所甚幸也愈睽愈動至於今而未已苟有猝然之急則將有起而乘之者是誰誤陛下使致然哉此聖

心所當密察也且作威作福乃人主不測之神非可以嘗試而褻用齊威王屏然不動者幾年一烹一封而天下服未聞今日未烹一人明日又封一人也自臣鍾罷未一年同日而逐兩臺諫雖其議論太激不以為過然亦豈無激而成之者乎此又聖心所當密察也至今年四月宰臣罷二府出七月樞臣又罷陛下廢置大臣之手似亦太滑矣天下之勢本易動當局者又從而動之能毋傷靜一之體乎不獨此也自創例行泛免之恩而

多士之心動自無故受西夷之誘而邊民之心動自赤旱千里而居民之心動是舉内外之心胥動矣聖人繫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甚矣動之可畏也天下之患無不始於睽而成于動閻左之戍不發則秦不亡高麗之役不興則隋不亡彼動人之國者其端甚微然至於動而不可止則彼亦末如之何矣初豈料其至此哉勢始然也今强敵在境姦邪生心豈無乘時投隙

者之可慮哉夫睽不足以合睽而合之者一動不足以制動而制之者靜世變雖百睽百動而聖人之心常靜常一何者鎮靜之道當如是也臣竊窺陛下靜一之天未嘗不卓然於酬酢世故之頃近年之失雖不免於屢動而隨動隨復不終日而失者還凡前之怒且逐者今彬彬然而起矣忠賢之路榛塞者盡通弓旌之禮聘召者交至大聖人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甲辰之局得不遂散豈非天哉然與其頻動頻復要不若不待復之為

善也繼今以往惟陛下謹之重之使靜一者常存可也雖然臣之所謂靜一豈泊然無所營弛然無所立之謂哉前所謂以著數實局面是也今人心疑而國本久未正軍心驕而武備多不立供億繁而雜本無從辨見緡空而虛楮將不行此皆今日必至之大患也然則國手所以合睽制動之第一著其將奚先曰釋羣疑鎮羣動必自國本始而其餘當下之著如急政要務如紀綱法則莫不次第而及之則滿枰皆實著是乃萬世開太平

之局非前日久不下著之虛局也臣學識疎智慮淺昔者局已立而臣始來中間將睽而臣已病區區之愚每以有局無著為深恨今局再整而臣適再來不勝忠憤冒昧一吐之謹以甲辰丁未列為二局蓋先後同以用君子去小人為局面但自甲辰之秋至丙午之秋則局面雖立而著未下自丙午之冬至丁未之夏則局面已揺而勢漸傾今局面復正矣苟能下著使滿盤皆實則斯為萬世開太平之局矣安危所關不同常事惟陛下

重留聖慮焉

第二劄

臣前謹以安危大計為陛下獻矣竊自念臣出使無狀守郡無功其有關於職事之當言者敢併以聞夫金玉珠貝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惟儲粟為最急古之制國用者必以三十年之通計其餘然後為足世無賢不肖皆知之矣然朝廷方窘於糴本而今歲又苦於旱乾豐儲百萬之積似不為少則權宜通變亦體國愛民之所當

講也蓋多糴於歉歲則民食必艱糴價必踊民食艱則流離愈衆糴價踊則本錢不充國與民交病矣臣頃待罪宰屬私嘗會計豐儲之積約五百萬石多為備荒之用而大農每歲廩給止合用米一百萬石通計可支五年其大農合催之額歲為一百三十萬石豁三十萬石以為抛江落河之數則一歲之入自足當一歲之支假令凶荒不齊兩浙州郡更蠲五十萬石以惠百姓則朝廷不過貼支此五十萬以助大農而已其餘尚可以支

四年有半天下豈有年年荒歉處處不熟者哉百萬倉之積約二百萬石專為淮郡軍餉之用而淮浙發運司逓年所糴率不過一百萬石通計可支二年此儲蓄之大凡也夫倉庾之數紛如蝟毛糴愈多則弊愈甚年辰資次之間既不可易此曹逆料支發之期尚賖他日之責未必在我于是肆為姦蠹而無所憚當此凶險之餘糴本未有所措若權與輟糴一年或姑糴一半既可以為民食之助亦可以寛糴本之憂却嚴責有司照兑糴

之數而椿辦本錢以待來年（如免糴一百萬石則照時價椿一百萬石本錢）設遇歲豐則於常數之外增數而糴（如去歲免糴一百萬石則今歲增糴作一百五十萬石）如此則上下可以共寬一分此歉歲免糴之說也浙西號為畿內沃壤每歲豐儲及百萬倉所糴似不啻三數百萬石若以諸總司計之在吳門者已不下二百萬石而私販滲漏者不與焉則吳門實為吾國儲蓄之根本所當愛護培養不可一毫傷動之也然自古和糴本有二說方今邊事不解兩浙軍儲自不容闕豐歲

易糴則百姓可以泛招歉歲難糴則巨室可以畧敷然浙右之俗大家率聽命於强幹雖積粟如山而一毫不拔寧傾貲以求勝於官府勸之不可令之不從自清冊之令罷頃年雖曰招糴然半是出等之家以禮勸糴官苟無擾民亦安之臣昨在朝已嘗建減糴之議故去年之秋初止糴五十萬石臣之意不在希賞止欲相安故亦止為五十萬之規模糴數既減其半凡舊招於巨室之數亦減其半施行已定忽準朝旨增糴五十萬石時

節已晚米直已窮而本錢逼歲方下臣逆料不可遂於發運司平江府借撥諸色官錢別委官屬招糴一毫不敢擾及上戶然後得以及事今兌支過運司平江府錢共二十三萬貫累申未蒙科還故去年之糴比常年不同每年是同時拋數同時降本同時定價故價數亦止一等去年先糴五十萬石循例於百萬倉交納後增糴五十萬石今運至轉般倉交納是兩次拋數兩次降本故定價亦分兩等此皆臣意權宜行之非可苟為定例

也兼值秋冬亢旱勞費倍難而本錢不科何以為日後之地臣竊謂糴事大要專在降本拋數之早若秋成便糴民田有米自易辦集才一交冬則非獨價踴而大家藏粟不出數無由登如臣前説則令歲免糴一年未為不可若猶不免於糴則乞減糴數之半日下降發本錢選委官吏限在冬前了足價既温平結局亦早官與民不至交弊矣此降本在早之説也凡此二條臣非敢獨為異説但身歷其事志在體國便民不容守循常襲故

之見其餘利害尚衆未能盡言惟聖慈申諭大臣速賜
裁酌而審行之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三劄

臣聞古人為邦自有常法如曰可使足民可使有勇知
方之類規畫井井猶畫宫於堵課功計日必底於成非
泛然率意而為之也凡用財所入多則糶少則貉有餘
不足猶相通融不足則思為補助之圖有餘則以待不
測之備何嘗於定法之外别有巧計不取於民而能辦

集者哉所謂承流宣化所謂奉法循理自然默寓於其中矣數十年來法度盡廢苟有尺寸之權者皆可以人自為政不恤者至於咈民從欲好名者至於違道干譽其意雖不同其為他日之弊則一也吳門為三輔大郡萬家之聚日食幾何縱不能為一年三年之蓄然使歲計之外略有寬餘亦古人為邦之意也今乃盻盻然有不足之憂脫值凶荒直立而視斯民之死爾姑以本郡苗米言之所催之數常不及而所支之數常溢額頃年

每石之耗多至七八斗又或過之中間定為四斗之耗比之他郡不為加多所取得中僅免窘急然猶逐日趲樁錢楮補糴軍糧淳祐三年始減耗一斗為一石三斗四年又減一斗為一石二斗內有一斗係運司耗米及義倉米寔止一石一斗前是縣自催苗而許浦軍糧亦縣自給縣取羸斛面以供乏用而水軍之糧遞疊積壓軍人詞訴無日無之守臣病焉遂令民户之苗縣催郡納自行給餉仍舊石取耗四斗民户得一分之寬水軍

得按月之請無不便之而諸縣皆謂自苗歸郡縣不可為向使縣自受苗縣自供軍不致欠闕則縱取嬴斛面勿問可也今苟取於縣不足於軍其勢不得不變變之善矣然舊來拖下水軍之糧問之郡則曰各縣積壓非郡責也問之縣則曰苗已歸郡郡無可償也軍帥挾勢徑申密院臣時辭行不可遂白樞臣容臣至官措置帶補已許諾矣而監司徑責權郡併月支給又添軍額七百餘人蓋守臣將去之時已是指定一年米數其餘以示

再減一斗之寛矣交割之日尚計米一十三萬餘石猶可支至秋成比臣之至止隔三十五日爾乃止交割米七萬餘石是年六月即欠軍糧問之有司僅有平糴倉米可以借支至十月新苗起催共借過三萬七千餘石此虧欠之由也然前守初年尚是取耗四斗次年方減為二斗通融乘除猶可補助臣在任一年四月皆是取耗之時臣不言利亦不求赢前政既受寛減之名而臣增之臣之恥也止得苦節儉用以補不足兼前時雖曰

減耗然每石斛面猶帶二升當取者以減言而不當取者增暗耗是欺百姓以為名爾臣親下倉較定自五年開場每斛並削耗二升總二十萬石言之又虧失僅一萬石矣臣非好名不敢欺心故也今約至催新東移西補粗可支吾但朝廷有當科還之數累申未下來年處荒旱之後必復欠闕實為可憂臣已於交承數外將本任樽節到錢照平糴倉糴米元價共為九十四萬三千有餘貫發下平江府俾候秋成糴米仍舊椿管抵還平

羅倉元數已申朝廷照會然以輔郡繁庶之區而積貯乃如此可謂寒心臣既不敢循舊取耗於在職之時又豈敢更請通便於去官之後區區愚忠正願九重之上周知郡縣利病而凡不守經常之利收名於一時而貽害于久遠者皆不可以為法及其窮匱方且醫瘡剜肉以為奇策恐非仁人之所忍為也儻沐聖慈申飭州郡恪守成憲庶幾軍儲民食稍有所仰不至于覆出病民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四劄

臣不度狂妄謹三薫三沐起敬起愛僭瀝愚悃上瀆天威惟聖明垂聽臣昨得心疾身幾不保歸心飛動他不敢知解印將還忽聞叅政臣別之傑除命一下物論譁然且謂與臣有隙臣自念進退未決之間萬一因臣之來諸臣進退適有避逅人言可畏恐難自明敢恃寛仁略陳本末臣頃將漕江左時之傑為制閫適值荒歉道殣相望臣方心壯氣鋭不量幺麽强欲舉職意謂百姓

可以手援貪贓可以法繩施行之間或失回護然皆為公事耳臣何心哉時城外十餘里間有兇徒嘯聚嚴谷密伺行人單弱即掩殺為糧訛言相驚道路洶洶臣實痛之嘗面告制臣請行禁戢退聽連日久未施行臣不能少忍峻責廵尉督以收捕一夕捕到徒黨器具肝臟血肉色色俱全臣置之獄一問具服臣既書判移文制司照條處斷遂將各人梟馘仍加警邏此風遂息臣職在觀風不為越職竊度制臣必不罪臣之救民命也夫

何嫌未幾陛下命臣兼提領江東茶鹽給降黄牓嚴戢私鹽臣奉詔惟謹有趙彦滿者載鹽六巨艘越釆石徑過津吏方欲詰何彦滿即以竹鎗戳傷軍人幾死臣督官吏追逐明日捕到彦滿持制司沿途並免收税之文以劫臣臣書判云制司號令不大於朝廷彦滿明月之舟何用乎六艘遂行按劾鐫降罷其改官指揮臣職爲提領竊度制臣必不罪臣之舉職也又何嫌臣平生素心不樂言利再三乞去久之始蒙易節浙東臣反覆以

思除二事外別無纖芥相失及臣既被新命或謂以計傾臣臣笑語人曰罷節得節何傾之有處之泰然時總臣尤煩親見之後臣至越自以和詩獲罪嘗引范純仁之説謂子弟曰此亦章惇為之耶自是退處山林者三年已甘老死甲辰更化臣首被收召再掾都曹之傑適帥湘南書問往來相與如故此衆所知也臣去春扶病守郡方閒居臣於交舊例不能書非獨於之傑為然及其進登政府臣以將去之守事新執政禮有故常例致

一書以此觀之亦必諒臣之心矣又何嫌臣之所言者皆不在是竊自嘆恨此為何時而舉朝洶洶費有限之光陰用紛紛之議論是非得失自當明白以釋衆疑陛下務兼容大臣不即贊决非獨賤隸小夫侮訕朝論之含糊而外夷敵國且覘吾國之無人矣陛下既以論思之職命臣臣何敢不以論思之職事陛下夫之傑之事臣不能知徒以不俟成命而安坐政事堂此所以適重人言之紛紛也或謂邊庭事重無人可任奈何臣應之

曰但使江淮草木皆知威名而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
居之則一舉而天下服矣今浮論不根有若上誣聖德
者吾君可與為堯舜臣亦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請獻
一言仰助英斷蓋事體明白然後謗議自息臣不歷邊
任不能深知之傑本末陛下待之傑如此其重任之傑
如此其專其戰功邊籌最大且著者簡在聖心久矣欲
乞出自聖裁明詔二三大臣取其顯然而天下信服者
明示內外然後宣諭給舍詞臣曰功臣如此口語難憑

卿等合速與書行即其功實著之訓詞以曉天下庶幾諸臣無疑便可安職不然模稜不決則是朝廷以疑似之迹壞一條政又以不得其職之故壞給舍詞臣矣况同時遷除本出聖意苟使之失職而强受或者又將以調停之謗重誣君父矣官爵易得名節難保國有四維不容廢一可不謹哉臣職在論思初沐恩榮竭忠報國無大於是臣非獨愛吾君亦所以愛諸臣也若以微嫌廢公議則是臣亦不知自愛以負陛下矣如或功狀未

顯羣情不孚則乞且勉諭别付重任責以後效然後入
叅大政夫誰得而議之臣愚直無他賜罪當萬死屏息
以俟誅斥

丁丑上殿奏事第一劄

臣嘗觀滕之文公恐懼於齊人之築薛而求策於孟軻
軻之對不過曰强為善而已矣夫滕之勢甚急而軻之
說甚緩甚矣其迂也然若緩而切若無策而實策之至
可以回天心可以感人心可以服强鄰盜賊之心未有

過於此今者堂堂天朝非可以滕爲比而事勢之危廹則有甚於滕何則薛滕之隣而蜀吾境也金人之亡薛已築矣今又犯蜀是將築滕也其何恃不恐且滕之患者齊耳若今日則敵一患流民一患楮又一患滕之大患一而吾之大患三又何恃而不恐然静而察之則統體渙散法令殆玩牽制文義循習姑息專國秉者未有出力負荷之勇操尺寸者動有畀視朝廷之心名曰任中書而未免多門名曰開正塗而尚多蹊隧古人以兢

業保至治而今日以偷惰濟艱危火已然矣而安寢如故是未恐也雖然不可以不恐亦不可以徒恐惟有强於為善有可容吾力爾楮輕之弊羣臣講之悉矣臣未敢輕言請言敵與流民之故東南立國倚蜀為重而今之蜀則僅存其名而已日者上流一警夔峽以東蕩無限隅湖湘之間為之震動始焉小入以開道路終必大至而闖門户此必至之理也吾之所恃者清野爾使彼得而終據之因蜀之資耕田積粟練兵造艦一旦載兵

與糧順流而下則吾之策窮矣而施黔間道未暇問也
臣書生不知邊事妄謂欲保蜀者必須得一大項軍馬
少亦萬人而又得一大將如張韓劉岳者統之以雄據
要會然後驕兵可御州縣可復竊覦近日宣閫之除廟
算當亦出此使其慷慨任責容可少寛憂顧萬一未然
則宜除夔門一路外餘悉倣古者分封之制使之世襲
僚屬許其辟置賦入聽其自專庶家自為謀人自為戰
俟敵患可戢然後徐議區處不猶愈於棄之戎索以貽

無涯之憂乎不務出此而漫焉寄之非所當寄之人逆知其必敗必竄而付之無可奈何之域此非棄蜀乃棄東南也或謂鼎當城築而倉憲守臣中叅用一武臣知兵者外以聯施黔之脈絡内以植湘潭之屏蔽疑亦可行之策也流民之患其類不一有自天而産禍者有因人而産禍者内地之民偶因旱歉而逐食于粒米狼戾之地者此值時之艱未有怨也江閩之間項因寇擾曠土尚多若誘勸上户資之使耕給以閑田許之自耕僥

倖一稔尚有歸期至若湖外之民困於軍須科夫之擾剝床及膚膏血且盡下户空矣而中户去中户散矣而上户亦不得而不去此出於不獲已而已雖不能無怨猶淺也邊淮之民則無論貧富無問强弱自清野之策行屋廬燬矣生業空矣雖有懷土之情已無託跡之所其怨入骨髓矣甚者帶刀挾矢在在布滿賣妻鬻子以苟目前所至跳梁官司不過隨宜賑給名曰撫定然賑給有限而來日無窮此去青黄未接粒食愈難廹之

以虛腹激之以怨心發之以長技意外之憂其有既乎加以江閩湖廣曩時逋誅之寇盤據充斥揭竿負梃習以為常猶幸其無馳射之長無攻城之具使與此輩附和為一所憂不愈大乎謂宜行下諸路密與稽考見在流寓之數多方區處今在外諸屯虛額不少耗費衣糧無從考核陛下胡不札諭制閫為國分憂招刺強壯以補虛籍其內郡廂禁寨卒亦豈無逃死之數且以元額十人收刺一人為率則有千人之額者可以刺百人矣

縱未有闕額亦且依此施行俟闕却别補若闕額多者即合照額塡刺等而上之爲數不少將來沿江諸軍有闕却又漸次移之近外仍立考察之法招刺數多及區處有方者必賞否者必罰但見强壯有歸大勢稍殺其餘亦可以内地饑民之法處之縱有不逞爲禍必輕其在沿江者若資之過江耕墾俟復來是亦一説此非獨可以寛朝廷之憂亦所以寛監司州縣之憂也嗟夫祖宗金甌無闕之基業付之陛下而半爲邱墟百姓以赤

子乳哺之望屬之陛下而淪為魚肉危機至此得不恐懼而强于為善乎何謂善曰善衆矣而其大者畏天愛民聽言求賢而已邇者上天垂戒變異洊臻京都何地而潮廹之霜降水落是理勢之常未可以左道為驗也日君象而妖氣貫之分野之限是星史之訣未容以衛并為解也彗有除舊布新之占津橋不通是遷就之説未容以犯王良自恕也天難諶斯何以至斯極邪蘇軾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崇寧以後彗竟天日有

青而大水犯都城實在已亥之夏當時姦臣飾詞誤國言之痛心臣願陛下奮厲精神深鑑往轍內朝與外朝同一致斯須與悠久同一心毋使文貌勝而篤實不孚毋使議論多而施行不力盡掃拘攣之見亟為支拄之圖此為善之一也陛下臨御十有七年民之死於兵死於饑疫者不知其幾逋負非不蠲放而詔旨為虛文水旱非不賑卹而州縣無餘蓄因之以斂糴重之以橫征粟如玉而捐瘠多楮如土而民旅病蓋不獨流離道路

者為然也今無他策惟有痛自節抑嚴戢貪暴猶庶幾一分之寛此亦為善之一也陛下虚心無我未嘗以言罪人然登對祖宗之良法而閤門至為説以限之台諫紀綱之所寄而章布至昌言以撼之此必有所窺測而後動也今之言者未必皆無一得之慮然見之施行者幾條行而見效者幾事雖有張良之智臣恐未能立決於借箸躡足之頃也臣願悦而必繹從而必改當行者應時而付出宜去者毋費於調停此亦為善之一也臣

頃因輪對妄論儲才之法仰蒙玉音嘉奬許其可行今三年矣所儲宜不勝用矣然從㝡如晨星藩方同傳舍邊風澒洞而樞屬無知兵之士國事搶攘而省闥少練習之人如臣等輩碌碌州縣之常流瑣瑣文墨之懦夫爾何益于成敗之數加之士風淪靡氣節衰頹近臣以涕泣而乞留言路以交通而被劾陛下所儲人才至於如此寧不啓外夷敵國説弘若發蒙之誚乎此國之恥亦士之恥也吳㝡爾國然瑜之後有肅肅之後有蒙蒙

之後有遜人才如此其富也豈盛於昔而嗇於今乎宜深詔二三大臣亟將班行之彦彙而分之其可守邊其可平寇其可理財其可治劇江淮荆湘其可為閫外之寄禁衛邊屯其可當將帥之儲疏其姓名寘之夾袋而又博採賢俊及在外之已試者以增益之經綸之暇則登進而審之察其所言探其所蘊因事而用如取諸懐毋徒使入閤者媒進銜袖者乞憐弄印徘徊每憂乏使此亦為善之一也如是則兵可强財可裕三患猶有可

弭之理不然憂患之來在旦夕矣陛下誰與共濟此乎

臣伏念頃歲水災求言臣適當對陛下容之而言者不容臣之分也今星變求言臣又當對陛下許之而臣黙不言臣之罪也食芹思獻臣之本心懲羮逺害臣則不敢惟聖明裁赦取進止

第二劄

臣觀今天下之勢頽圮壊爛幾於不可振起所恃者祖宗三百年忠厚之意未遽墜地如人之身五脉俱病而

命脉僅存是以國勢雖危而人心猶未可動奈之何旦旦焉斵而伐之今命脈又病矣豈不殆哉且財用之窘上下之通患也而今世所謂理財者多戕吾命脈者爾夫君民本一體朝廷監司州縣本一家不知奉上之義不足以為人臣不知取民之義不足以為人長臣庶幾收𣅁恩入奏豈非陛下欲知遠民疾苦而無間於疎賤乎臣所領郡在江西窮處屬邑凡四而三隣贛汀邵之境山深谷險莽為盜區餘習薫蒸深入骨髓外邑之版

籍燬於寇火軍城附邑之版籍燬於兵火財計失陷利孔湮塞端平以前方籍朝廷科降而何有於綱解其後稍稍寧輯則官自鬻鹽以給之解發之多少版曹未暇問諸司不敢廹今荒墟未復而官鹽又罷矣本年之解發不敢違而積年之久欠又復出諸邑皆行預借豈有餘賦在民交承數目可考豈有餘積在官所謂催欠非催欠也貪官猾吏假上令而廹之縣縣假郡令而廹之民民納賄於縣胥縣胥納賄於郡胥郡胥又納之以上

官府之胥賄不至則專人矣差官矣以赦書蠲放為空言以祖宗成法為具文然則積欠之督非徒恵姦乃戕命脈之最大者夫諸邑諸郡自有當催之數各官各任自有當解之數朝廷諸司宜責之以力之可為郡縣宜盡其職之當為毋論催數之多少而論到數之多寡少則利不在胥而在官民受一分之賜矣臣從事州縣稍見本末請為陛下言其畧謂如某郡合解銀十萬兩絹一十萬匹錢一十萬貫此正額也其項常歲及數則依

正額催解其項從來不得及數則須與之通融姑以三年解錢為率有解九萬貫者髙數也有八萬貫者中數也有七萬貫者低數也過髙則病民過少則虧官吾惟責之以九萬貫之中數不必過取亦不許不及分上下半年與之稭考以解數之多少為期限之緩急若銀若絹莫不如之如此則一絲一孔實歸公上矣不然但喜催數之多而不知入數之少是乃胥吏之所欲而非公家之實利建昌小壘除月樁上供折帛錢係總解所外

其解朝廷者每歲聖節銀三千兩內代提刑司解一千兩福衣銀一千九百兩係用寶慶二年高數為額紬絹一萬九千五百九十匹遇大禮年分則又增解銀一千二百兩內一千兩代提刑司解絹二百匹其總所之錢左帑之紬絹大抵未嘗有欠惟銀一項數最多而價日踴常年合解四千九百兩大禮年分則合解六千一百兩今以要法言之不必論年分不必論新舊但通計每年到庫之數不虧於本額可也設使本年不能無欠

而新舊相為乘除已足當一年合解之數矣何則使居官者人人所解之數及則州縣無緣更有欠籍國計無復更有不足惟其不及數也是以前後相承不能無欠今不問所解之多少動以欠言將積年之虧數同行下蓋虧數不多賄賂之蹊塞矣其實未嘗分毫有益於官假令解得舊錢二百緡則必虧欠新錢三百緡移東補西展轉為欺而已當官者識不足以及此此財計所以不裕而命脈所以受病也臣比試郡適當大禮年分除

紬絹依額解足外以本年銀額言之合解六千六百兩而去年通新舊發六千五百七十六兩內有臣任內已支解四年提刑司聖節銀一千兩本軍五百兩取會尚未到庫合行催促非獨足以當本年之正額又溢數矣巳丑庚寅以來寇盜方擾不足為比姑以近三年解發之數較之其最高者不過二千九百餘兩而止端平三年共解二千九百八十五兩嘉熙元年共解二千五百五十五兩二年共解二千六百六十六兩未有能及額

者臣所解不翅過倍矣而有司不論赦放不復通比今日移牒明日專人臣雖欲奉寛大之令不可得已陛下如以臣言為可採請自建昌一郡始然古人立制務在適中臣之所為不足為法兾以一胥交通縣吏失催銀錢臣簿録其貲可得銀一千兩一毫以上悉歸公家是以比之常年稍能增解若以此額為則民窮至骨將來必不可繼欲乞下之省部更與點勘逐項元額及逐年解到之數將已經赦放者盡與蠲免自嘉熙四年為始

每歲紬絹一萬九千六百匹聖節銀三千兩三年一次大禮銀一千二百兩絹二百匹並依正額外其諸色銀一項每年與裁減三百兩給歷行下但取及數毋問新舊于一年内分限解發守臣書考則載之批書去官則繳納元歷版曹得以稽考之申諸朝而議其功過如此則常年合解四千六百兩大禮年分共合解五千八百兩雖不及臣所解之數然比之前政遞年止解及二千九百餘兩者亦過倍矣俟一郡有定式然後推之諸郡

總天下所入計之其數幾何此皆到庫實數而非用積
欠為催頭以欺上下而取賂者比使臣所言有虧公上
則勿行可也所取過刻而難於奉承則勿行亦可也今
不過與之洗滌積欠而專意以辦本任合解之數而已
朝廷諸司不以此撓諸郡則郡不得以撓諸縣縣亦不
至重困吾民矣扶持命脉莫急於此惟陛下留神取進
止

上殿奏事第一劄

恭惟皇帝陛下獨奮乾綱再立人極並建宰輔收攬威
權弓旌幣帛之禮紛若四馳毛髮絲粟之才翕然並起
一時氣象凜凜乎元祐之盛矣臣寒遠疎庸最無足數
不圖瑣瑣名姓猶軫淵衷宸奎陸離首加收召温綸渙
發繼授節麾臣少年苦力燈窗不幸而有目眚量時度
力分老丘園感激聖恩强顔祇役仰承三命復汙班聯
寵數便蕃若為稱塞惟有罄竭愚慮上報萬分臣嘗蠡
測管窺竊謂陛下有帝王之德四天性仁恕視民如傷

未嘗行一暴政出一虐令可謂有帝王之仁大昕視朝聽覽不倦無日不講論經理無時不親近儒生可謂有帝王之勤開納直言假以詞色廷臣奏對未嘗不示優容草茅抗論未嘗少加譴責可謂有帝王之度内外臣子才器無不周知四方利病纖悉無不洞照可謂有帝王之明自古人君於是數者茍得其一皆足致治今陛下兼而有之髙矣美矣然望治如此之勤而成效如此之邈何哉無乃志氣不强乍鋭乍沮是以大計不預定

紀綱不素正規模不先立虛擲歲月坐失事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東南金甌之業傳之四聖無一傷缺而十餘年間京襄蜀漢浸淫以及于湖之北淮之東西丘墟者幾縣寄治者幾州境外有蠶食之憂境內有病瘇之勢譬諸一枰之上半為敗局一著少誤全局嶔嶔夫春秋戰國之人至不足道猶毅然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今陛下英明如此以東南猶可為之天下頹乃已壞者不修已失者未復天下後世其謂何哉陛下一旦

奮發睿明轉移闔闢有如反掌風飛雷厲羣聽一新充是以往非大有為之機乎然所謂更化者非徒轉換局面易置人才之謂也非徒苟悅人情取便一時之謂也盍先克厲奮發而自強其志如勾踐之必報吳不報不出也如光武之披輿地不復不止也志既立矣而後大計可定紀綱可正規模可立苟無其志雖屢試屢更終於無成而已今天下之事關係安危之最大者果安在哉當內外多事之時宗廟神靈之所屬望薄海臣民之

所係心惟國本而已此更化第一事也木有本雖有震風淩雨之變不搖也水有本雖值流金爍石之烖不竭也陛下臨御二十有二年而皇嗣未立號曰更化而於最大且急者且遲焉而不決乃瑣瑣於事為之纖悉何以慰祖宗在天之靈而聳夷夏臣庶之觀聽乎昔文王十五年有聖子而享國至於百年武王膺耆順之福而成王猶襁褓終致太平之治以是觀之立子雖甚早無嫌也有子雖若遲無害也陛下聖德如天子孫千億

斷可預卜要思所以順天心人心顒顒耳比聞育宗子於宮中天下固仰知聖慮之及此矣仁宗高宗皆用此道一則決可否於慧與不慧之間一則觀器識於有過無過之頃陛下皇明昭徹豈無有得於靜觀默察之久乎明禋在近臣願斷自聖心預正名號若他時皇儲毓慶則退歸藩邸先朝自有故事使累年未斷之大事赫然定於不言之頃則近者改觀遠者聳聞根本既強窺覦自杜凡有所為沛然如建瓴高屋矣如是而鬼神不顧

歆休祉不降格中外不順服臣請伏妄言之誅臣所謂定大計者此也古先帝王之為治未有不自端本澄源始漢唐以來事權散逸不在同姓則在外戚不在宮闈則在宦寺我朝深鑑前弊大權悉歸中書旁蹊曲徑一切杜絶故三百年間無同姓外戚之禍無宮闈寺宦之禍朝廷尊安國勢鞏固凡以此耳陛下懲臣下之專收大權而自攬之是也然權病乎專亦病乎分善攬權者非必萬事萬物盡出於我而後謂之攬權也權之在中

者即其在人主也如必一一而身任之則聰明必有所遺威福必有所寄將以攬權而權愈散能防之於外庭而不能不失之於旁出祖宗未嘗不以事權付中書而能使臣下無專制之私者以有臺諫封駁之司也彼以天子耳目之寄而盡為宰相私人其罪固滔天矣陛下嚴親擢罷薦引真我宋家法也然使其所謂親擢者果皆得於平時審察之精而一出於聖心之獨見夫豈不善若猶未免採聽一二人之毀譽則權之移于冥冥之

中者將又有甚於大臣之專矣是故事權必盡出于中書臺諫給舍之擢必真出於聖意而後人主專朝廷尊而無散逸之弊顧陛下審之重之臣所謂正紀綱者此也前宰臣以憂去位同時政府相繼罷去陛下注意老臣眷留再三爰立而置諸左右起碩望於散地即家而拜使驛相沿于道幾有見晚之恨揚庭之日人以為復見文富並命之時也今更化數月矣改視易聽惟此時為然一失其機則日入頹弛而愈難扶植矣蘇軾有言

曰天下之事其始不立其終不成惟其無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端平更化之初衆賢聚朝聲生氣長當時議論施行豈無一是邊事既開一廢百廢于是而有嘉熙事變紛如撐持度日方臣之始立朝也國用猶以歲計及臣之再立朝也國用以月計矣日降日下于是而有淳祐雖把握運用之機深而明白正大之味淺然事無全是亦無全非是者因之非者革之而已今更化至於三矣前者正以持論不堅用心不一故屢更而屢不效

如將爲必效之計可復悠悠泛泛而已乎其植立有本原其施行有次第廟堂之上要當先爲定畫如梓人之畫宮於堵俾羣工百職奉而行之以血誠自許而不梏於形迹之私以天下自任而不域於彼已之異人才可用用之不必問其出於誰之門也議論可行行之不必問其出於誰之意也凡軍國重事慮而後動審而後發其有未盡適宜者則必相與往復而求其當至若常程細故常調差除苟大體之無闕毋日力之徒費推慶歷

之車志于行而已操元祐之舟勿使偏而已豈必銖銖計較屑屑遜避而後謂之同心同德哉臣所謂立規模者此也夫志者為治之本所以定大計者此志也所以正紀綱立規模者亦此志也苟外為振起之形而內無發强之實則進者益退鋭者益消日復一日臣恐非惟天下厭之陛下亦且厭之矣乘既厭之心而屢為嘗試之舉將有甚於今之視昔者事會無常時機易失天下之化堪幾弊而幾更哉臣來自遠方不識朝廷事體獨

有食芹炙背之心不敢不為君父盡位卑言高退甘鈇鉞惟聖明裁幸

第二劄

臣前篇所陳為治之綱領也其事之最急者一曰和糴二曰鹽運三曰楮幣目雖有三而所以權衡之者一而已臣請得而申言之陛下甫更大化知糴事之病民御札丁寧首罷敷糴而行官糴知鹽鈔之不售而斯民有食淡之苦將糴本鹽名色罷去又從而殺其價一念惻

惻上通於天農頣耕於野商願出於塗莫不以懽以呼以舞以忭咸踴躍爭趨作感恩道場總總如也嗚呼仁矣哉臣既喜之亦有憂焉何者邊事少息而陛下切切然興念及此孰不知前日之為斁糴為糴本鹽者非得已也以國用之所仰也然而糧也楮也皆視鹽以為重輕者一二年之糴本粗足者以鹽也一二年之造楮粗省者以鹽也其失也在乎壅滯不售私價日窮而不能弛已張之弓爾今所樁未賣之數尚多秋防糴本之費

意猶足以支吾而後來之計又何如哉雖曰糴本鹽既罷則正額必羨客販必通然正額雖羨而視今所賣見椿之價損矣客販雖通而知吾後日之鹽未必能繼亦有時而不通矣況又有病吾法者諸閫諸郡爭為苛征臣姑以所親見者言之近年客鹽之至江西者大約為錢一千貫而又有長江之盜賊又有場務之淹留幸而至於住賣之郡則居官者又令之曰朝廷鹽未賣客鹽不許發也如是者又積日累月而後可是以所在苛征

不能禁長江盜賊不能戢朝廷總無官賣而諸司抑價于州縣者不能遏臣恐客販終未大通此商賈之病也抑又有甚焉者臣居山林痛之久矣鹽價既高官司無從發泄於是分之屬官各若干袋官屬又派之牙儈散之市井鄉村無賴之徒鹽一入手則若吏若牙儈若色賣之家醉醲飽鮮乘肥衣輕者大抵皆鹽也有一人領攬而父子兄弟十數其名者有偽為善良姓名而給鹽入已者有第相保識而莫知其為何顏面者其始也朝

廷鹽價當償則或移制司和糴錢以應之今官鹽住賣遂成築底大抵牙儈領攬之家皆破矣以至遞相保識之徒絡繹于鄉村無辜被擲之人魚貫于縲紲而平民之家又破矣終始受其利者惟胥吏耳九重深遠何由得知此民間之病也臣欲為當官者言之察其用意勇于奉權勢而不知有朝廷敢于犯民怨而不敢于犯諸司惟在取足官錢而已臣亦未免自同寒蟬噤不敢發臣愚欲乞聖慈以臣此章下之江東西湖南北監司之

有風力者令督所部州郡各任責嚴捕江湖劫掠之盜
應於鹽船經過場務不許苛征州郡不許苛留給以行
程明注經過月日仍不得輙受諸司官鹽抑配人戶阻
遏客鹽稍有違戾許客人經朝省陳訴將官吏一等重
罰以便商旅凡有朝廷見樁鹽去處並照今來已減之
價置場變賣毋得夾雜沙土減尅斤兩仍不許分配牙
攬終貽擲賴之害以安平民糴本鹽既罷諸司之買浮
鹽亦罷則淮浙諸場之鹽各當大增合責提舉司究心

措置必復舊額至歲終比較增羨者必賞虧減者必罰以裕國用如徒以寛弛為惠而止萬一邊事未息糧運不繼糴本不充而乃欲以倚辦于造楮則天下事凛乎其危矣臣故曰目雖有三而所以權衡之者一也臣煩瀆天聽當萬坐取進止

貼黄臣既論鹽事之病民矣抑又有未盡者竊聞近委官體訪淮東糴鹽見得以歲額拘樁四分合為二十六萬袋而先來官運止計一十七萬七千餘袋亦有發賣

未盡而散椿諸處者自搭賣之令行全年對搭所發僅四萬袋則是鹽非不足而商販不通朝廷既減價矣宜通而復不通何哉正鹽私鹽勢不兩立今有軍中之販私有大家之販私有達官之販私縱停罷糴鹽而私鹽之舳艫相銜者莫之禁商販豈能勝之哉以淮東推之兩浙可見矣以糴本鹽推之正鹽可知矣非獨威權下移利權亦且下移人主所得專者惟進退黜陟之權爾臣謂宜嚴責江東提領所考覈浮正正鹽毋得留滯浮

鹽悉行拘没庶稍有限制利權威權事有相關臣之所慮豈在錐刀之末哉願陛下深思之亟圖之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

正月丙寅直前奏事劄子

臣膚識謭才起於篳門圭竇之賤無宗黨羽翼之助無姻戚梯級之媒隻身班朝獨恃明主以為知己荼蒙陛下擢之列卿任之宰旅進之書帷乃正月元日宸奎煥垂復命臣無攝銓部臣之榮遇可謂侈矣臣伏覩陛下

慨懷時事之艱分寄兵財之重臣不學軍旅既不能披堅執銳以守邊不通貨財又不能鞭算笏計以富國陛下何賴于臣而臣亦將何以上報聖恩哉惟有一寸孤忠對越天日天下之事不可勝言臣姑即其顯然易知易行者借玉階一吐之臣聞孟軻有言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非謂夫敵國外患不能亡人之國也以其操心危而慮患深則能生於憂患而敵無足畏也亦既知有敵國外患矣操心危而不見於

行慮患深而不達於政其視無敵國外患也何異此臣之所深懼夫自古及今事無兩立此有所損則彼有所益此有所不為則彼有所可為故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亦惟先其所當先焉可也既欲前羅八珍又欲祭祀盡禮既欲楚楚衣裳又欲隆飾冕服既欲丹楹刻桷又欲决川濬畎則雖重熙累洽之世不能給也戰國之君本無足道然處强鄰勁敵之間亦皆能權緩急而為之所

故安於布衣帛冠之陋者衛人將以富草車也捐不急之官者楚人將以養戰士也奪無任之禄者魏人將以賜有功也我藝祖皇帝嘗謂朕雖減後宫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仁宗皇帝罷綾錦羅綺之貢易為紬絹以供軍需皆欲以緩其所可緩而為不可緩之備也今强敵之為患昭昭矣乃一切襲用安平無事之軌轍以為是當然而不可損益者草車不得不備而文為之費不減戰士不得不補而不急之官尚衆有功不

得不賞而無任之祿愈多利入之源不增而內外之用並起較其支費大抵一年多於一年以今歲終之數言之其加多至於六七千萬緡矣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國力將何以堪之況其增且未已乎臣是以疑其與無敵國外患者無以異也前世人君享國日久百費交作而無限極者惟漢武帝唐玄宗而已內則窮奢極侈以自娛樂陛下有之乎外則開邊啟釁以自夸耀陛下有之乎彼窮天下之力以自奉而陛下推寬大之恩以及人

彼以好勝之心而加兵而陛下以不得已之心而應敵國史書之人心記之不可誣也然陛下所遇之時則不容以漢唐混一全盛之世而例論國家取民有制則不容以漢唐掊尅聚斂之政而並言邊費不容縮矣內之浮費可不縮乎戰士不容廢矣內之官爵可不重乎臣妄意窺測竊以為陛下聖德溥博如天凡天下之所謂好事惟恐其行之不力凡羣心之所願欲惟恐其愛之不徧故事寧寛毋窄賞寧重毋輕賜予寧過毋不及雖

非有泥沙之妄用而終不免隙穴之漸開此所以内外之費日增而日廣也陛下盛德若此臣豈願陛下之為薄且陋哉蓋君德以仁為本而所以節適而歸於中則有祖宗之法度在焉故郊祀遷轉不可廢而有孫何之裁抑禁中恩倖不能絶而有杜衍之不可奉宸庫之珠可宣索而有范祖禹之論陳乘輿宫掖之費不可減而有韓琦之論列始從其厚者所以見君德之仁卒歸於中者所以行有司之法寛厚在人主公法在朝廷法行

仁亦行也三數年來粉飾太平之禮可已而不已者至再至三矣有常之支賜既增而復增者漸為永例矣官爵之重當留以待有功者或曲為之説而輕借以予人矣良田沃壤稍藉以紓國用者時以私恩而撥賜矣忠賢滿朝豈不知此然每有涉於私悖於法者必曰此上意也否則上意不可回也臣下不知果嘗言之爭之而陛下必不見聽乎抑恐上拂隆旨而姑假是以自恕乎且所頼乎忠臣良士者正謂其有回天之力責難之恭

也今若此何哉雖未必逢君而已啟逢君之漸雖未必阿意而實有阿君之形至使道路相傳以為論事者揣摩指意以為作止任事者觀望顏色以為進退苦言不入于耳而軟語浸熟於心積而不已必有羣臣附和如出一口之風矣此今日諸臣所當自任而陛下亦當少抑厚恩而曲從法制也臣區區之念豈獨為財計哉自今以始願陛下念狄難之方殷毋憂慮之徒過奮發英斷申命二三大臣截然為縮內補外之規模凡近年創

行之例必釐正凡前此所無之例必勿開邊功不可以不賞而非常錫賚必不行軍額不可以不補而高官厚爵勿輕予城池不可以不修而不急之營繕必當罷備禦不可以不預而非時之燕樂必當絕省於宮掖而用於備邊省于朝廷而用于强兵省於王侯邸第而用於待敵既以日計之又以月計之又以歲會之要使浮泛之支漸損於前時而積其贏以備疆埸之需閑官之禄漸減於承平而重其名以待折衝之士其有不然者給

舍得以駁正臺諫得以救止大臣得以執奏使恩常出於陛下而法不廢於有司庶乎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不至淪於虛也

劾知太平州岳珂在任不法疏

竊聞驅狼牧羊豈聖主所期於法從呼鷹逐雀非微臣敢傲於大藩與其流毒于生靈孰若盡言其梗槩茲緣周度敢以上聞其竊見通議大夫兼知太平州岳珂生自名門負其才具以滂沛之筆力而商市道以豪俠之

習氣而詭事功公私正交急而莫支朝廷姑試可而乃已出專使領兼冀州符饋乃日飲無何天奪其魄立視斯民之死不通厚下之情放利而行惟貨其急以逢迎為稱意以乾沒為生財六七少年之經營三四狙公之筭計大抵爭錐刀之末無非戕根本之謀去歲旱傷當塗差稔稍加區處自可流通而荒政不行勸分無策廣開告訐專事網羅薄有儲藏盡行封閉不獨匹夫有懷璧之罪遂使百姓窘炊玉之艱家無宿舂米不入市其

近因行部目擊乖方偶以學校錢糧支用浮泛遂會廩之贏撥一千石及於本祠那五百石減價出糶有闕元吉李大賢等十户稱米皆係本州封樁惟元吉有閑門之訟餘皆以單辭羅致有自去秋枷禁至今者夫產稅之家既有朝廷之糴又有總所之糴又有稻屯田種之糴本州又自有一項科糴供官之外亦欲贍給起耕接濟鄰里如李大賢者雖有稻二千餘石其家却有八十餘口二十二房封樁無餘日食不給其因令人將一半

平糴一半給還雖勉强奉承復以雄江軍口券爲觧且
軍人糧米自合多方預期計置豈應肆行不恤之令動
萌扼奪之心况非真出於此耶妖民夏令覺託言神姦
率斂民財若果出於正則引法鋤治未為不可乃因一
人而破一族凡牽聯而多貲無不歸於一網其見於案
牘者為錢五萬緡物議喧騰謂其數倍名為賑卹淮民
實則歸於烏有蹊田奪牛一何其忍酒醪靡縠之禁歛
歲所當申嚴方且盡假制司之名大興榷酤之政悍卒

縣吏皆為措置提督水軍寨卒並預促辦追呼斗增其錢月倍其額於是敷納糯米麴糵抑買袋瓮柴薪勒脩坊場屋宇沿門海行鮮有獲免有據釀戶舊坊併酒料醞具而擀之者有全不給酒而日納乾酒錢者有細民因年節娶婦兩次拍酒并兵吏取乞通計一百一十六千者酒息之入盡責中半而掌庫者乃以舊會低價折納見錢訴詞紛然具有實狀當餓殍載塗之日復於國中為此機穽未必盡岳尚書之本意恐亦官吏有以誤

之也加之狴犴充斥刑獄絲棼其為見天久不雨遂照條規親到三獄審問聞其之來除遂旋知責出院司理院并當塗縣獄尚各五六十人州院亦二十餘人其擇其事狀明白者量與決遣過四十三人自餘責獄官速與勘結夫以簪槖之聯任蒭牧之寄不惟不能全活之又從而摧殘之臨遣初心夫豈若此載惟漢刺史以六百石察州正欲使千里宅生萬物吐氣其職所當問惟在守臣謹摭其治郡無狀之大者為一州生靈請命若

夫茶鹽之置司有非幺麽之所敢議其近雖承命考校不過以禮行移尚慮國計所關無與領此欲乞朝廷特賜敷奏姑令專意使事以責其成別選循良以重郡寄

奏已見劄子

臣聞國家之患兵為大有大規模而後可以弭天下之大患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自古兵革不休鮮有不耗蠹根本者以文景累世富庶之餘武帝一開兵端户口為之減半至於告緡錢筭舟車猶不足以當之今外

有遊魂之敵邊無解甲之期民力竭於養兵國計空於科降而吾國所以為規模者略無足恃不過敵哨未至則清野邊塵才動則閉關此二說者固兵法之所不廢然古之所以為此者將有為也盖客軍遠來利於速戰則堅壁以挫之俟其氣衰而去則邀擊隨之矣乘軍深入糧道不繼則清野以困之俟其不得逞而退則追躡繼之矣非如今日公等民利塊坐孤城以為上策使吾列城之中偶被攻圍亦立而觀之而已使吾人民牛馬

偶被驅虜亦縱其從容出境而已推是以往則雖飲馬長江亦無有能齟齬之者守淮所以守江也曾是可以守淮乎淮既不守江於何有窮事力以養坐食之兵使深入之寇如蹈無人之境今日暫退明日復來以有限之力當無窮之憂坐與行費等爾費而無益孰與有益而費乎臣是以妄疑邊境之規模不立也或謂敵騎飄忽非吾步騎所可當輕出嘗試此以肉餧虎也是固然矣臣觀晉太元間苻堅大舉入寇騎兵二十八萬戍卒

又不與焉而劉牢之以五千之兵猶能渡洛澗急擊之
謝玄亦毅然請渡水决勝負曷嘗以步不足以當騎而
束手坐待邪雖曰一麾之頃適有天幸然方其奮然起
而與之角堅已有此亦勍敵之驚當是時魄先褫矣何
待風聲鶴唳而後為敗哉今敵雖强而投拜鳥合其不
及苻堅亦明矣而邊閫之規模若此何哉且彼能擾我
養種我獨不思擾彼養種邪彼能掠我人畜我獨不思
取彼人畜邪闢之道路三汊河已築四城近又築三城

矣且廹吾境而築正陽矣對境田疇皆收拾流離而耕之矣又多造舟楫以抗吾之長技矣而吾境有民不得歸有田不得種彼之謀日深而吾之計日窘是猶可謂規模乎臣書生不嫻軍旅非謂戰之可以易言也竊以為縱未能與之爭雄兩陳之間亦須帥閫密為運掉使諸屯脉絡貫通為一各留守城之卒而盡括其餘以為上下遊擊之師精間諜明斥候凡哨騎之人察其衆寡伺其進退稍有機便則或邀其前或擊其後一城受敵

則協力而應援之必使之有所懲創不至於倀倀然縱橫馳騖肆無忌憚則養兵不為徒費而閉關清野者固所以為困敵之計而徐圖其後也猘犬之噬人愈退而愈悍一童子橫尺箠而叱之犬亦為之辟易誰謂三邊介胄之士而慮不及於童子乎他如方田之說似亦限制戎馬之良策也凡若是之類皆當講求而漸行之故相臣範嘗畫策謂當於淮東西分置兩閫而於金陵置大閫以統之庶乎體統歸一易於斡旋若就範之規模

而商確之江淮臂指之勢尚可圖也陛下收召威望之
臣萃在朝廷非徒以華國而已蓋將長慮遠謀以共圖
安邊固圉之策秋防事畢即是大作規模之時時不可
失願陛下虛心博訪預定大計天下幸甚

第二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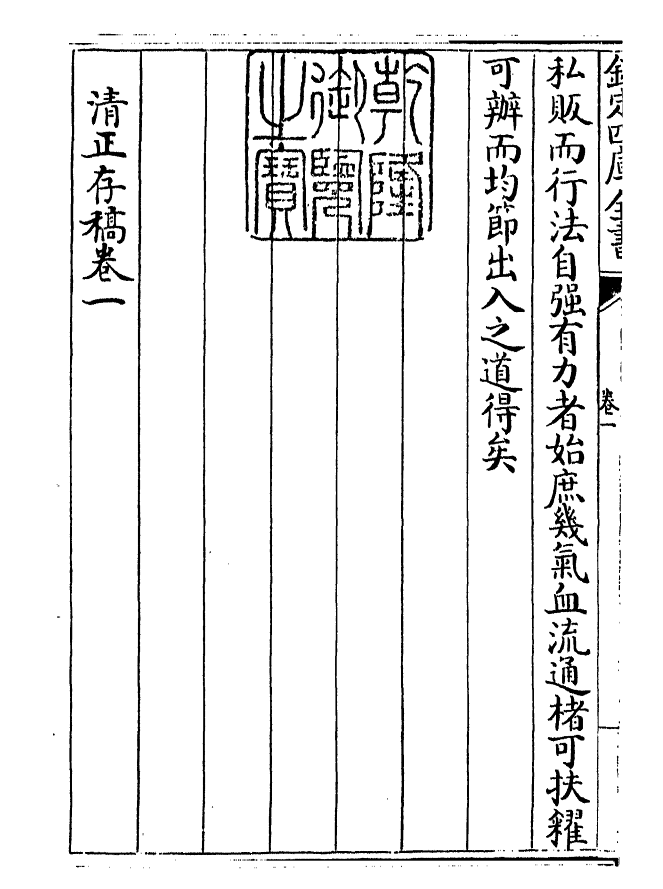
臣聞國之有財用猶人之有氣血氣血耗竭何以保身
財用空匱何以立國版曹大計臣不得而知也以其關
於朝廷者言之一歲之出常多於所入善理財者理其

入必理其出令入固未易言而出亦未甞理也和糴最為重費而連年所糴大抵以行賞為結局而錢米之收支未有見底者以臣所見上江所貯固有朽腐而不及運者矣近畿所糴固有越三數年而猶未足者矣省司截撥農寺之米以餉邊米之至邊州者其數常虧而農寺之取償於朝廷者其數常溢行在諸倉之收糴官吏牙僧每為虛入之數取其直而瓜分之諸庫之入納吏胥有全綱掩匿者有竊取大項綱解而移別項續到之

錢流水湊補者有以巳支之干照而影射盜用者其數多者或一二百萬少者亦十數萬臣固曰入固未易言而出亦未嘗理也入多而出多巳病其不可繼而隂消潛蠧於冥冥之中者復若此尾閭之泄疇能當之今大利之入惟鹽筴耳挾商賈之術以籠利既以傷仁害義而不忍行操公正之權以通利又以無人責任而不能行利源其遂窒乎淮浙鹽額一歲合九十萬袋而今才及六十萬袋使以六十萬袋之收而盡泄之夫豈無補

夷考近年支發之數率不過數十萬袋而止然則雖能辦及租額亦未有支發之策也其故何哉一則境土日縮食鹽者少二則淮浙之人家有私鹽三則場務苛征客旅困滯而其為害之尤大者莫甚於諸司軍人之私販臣引見之初嘗請申嚴江東茶鹽所檢柅私鹽之法朝廷亦既從之矣軍將護私彎弓而毙拘船之卒非細事也而藏匿覆護迄不得問誰復知有法哉繼有以其事併委之制臣然諸閫事體相關雖欲奉行朝廷之令

有不可得則是禁私之令終為文具而已鹽何自而通哉今上流前日久積未發之官鹽才萬餘袋亦既損其直而變通之諸場之價殺之又殺其為招來商賈之道亦至矣然數者之弊不盡去則積滯之鹽不盡通其勢然也向也備三邊今又增廣西一路矣向也餉舊軍今又增新軍數萬矣出者日廣而入者日狹臣直為此凛凛也然則如之何曰省嗇浮費自宮掖始檢柅滲漏自朝廷始擇强毅有力者提領江淮茶鹽以禁苛征以戢



私販而行法自强有力者始庶幾氣血流通楮可扶糴可辦而均節出入之道得矣

清正存稿卷一